

# 九宫山的夜

胡景芳 (通山)

这几天在九宫山避暑,无事,到处溜达。今天,晴好,太阳下山了,霞光云氤,烧红了半边天。这时,九宫山的夜粉墨登场了。

九宫山的夜,胡琴笙箫,歌舞升平。云中湖边,灵官殿前的栏杆下,一个小小的月牙形露台露出水面。三五个老年人,坐在露台右边的椅子上,三五把二胡拉开了夜的序幕;“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绿水青山带笑颜……”绿衣女青衣男站在中间竖起的话筒前,深情对唱;左边二三个红衣女,或坐或站,笑吟吟地,和着节奏,拍手打拍子。不远处,梧桐树下,一群男女,踩着响亮的乐曲,翩翩起舞。

财神殿下,幕阜洞天门楼前,也毫不逊色。“我在仰望,月亮之上,有多少梦想在自由飞翔……”左边广场,歌声悠扬,男男女女手拉手,转圈,舞姿优美,翩跹欲仙。“我愿意陪你,翻过雪山穿越戈壁……”右边亭台,一个中年男子拿着麦克风,盯着阔大的屏幕,一往情深。小酒馆前,路边,绝不寂寞,一个小音箱,一个麦克风,一两个人,纵情歌唱,哥呀妹呀,情深深呀。

有笙箫歌舞的地方,就有观众。人们或

凭栏观看,或倚树欣赏,更多的是在周围不知疲倦地流连忘返。人们,塞满了九宫山的夏夜,塞得密不透风。

一千多年前,晋安王陈伯恭兄弟九人,以逃避战乱,建九座行宫于此的时候,夜晚是没有笙箫歌舞的;八百多年前,张道清道士奉圣旨,于此插竹试灵气,开坛设教,修道炼法,善男信女如流,可夜晚也是没有人流连的。

“九宫自是云深处,莫谓蓬莱隐更深”,龙王的九个子女在九宫山游玩,宁可化为九株松也不愿回龙宫,想必是被这里的自然风光倾倒吧。如今,九宫山因得天独厚自然环境与人文景观,还有人为的大力开发,成为避暑胜地和国家级风景名胜,也是必然。

九宫山,凉爽宜人,夏季平均气温只有二十一度,相对城镇近四十度的高温,这里算是人们心目中理想的避暑胜地了。九宫山,雄奇险峻,风景秀丽,云中湖仅次于新疆天山天池和长白山天池的高山湖泊,山形如盆,平坦如掌,高人云际,雾团飘浮,还有青松迎宾,云湖夕照,悬崖喷雪,云海波涛,真君石殿,伏虎天门,云关石刻,陶姚泉洞等著名景点;有内陆“布达拉宫”之称的阿弥陀佛

道场无量寿禅寺,“北国风情”之称的天然滑雪场,还有许多美丽动人的传说。蒙上神秘瑰丽色彩的国家级风景名胜九宫山,吸引文人雅士荟萃,骚人墨客泼墨倾怀,更多的是吸引大量游客慕名前来避暑观光。

九宫山的夜,是管弦丝竹奏响的夜,也是莺歌燕舞舞动的夜。

九宫山的夜,华灯璀璨,子夜未央。霞光早已收敛了姿容。没有月亮。黑缎的天,嵌上几颗闪亮的星。黑黢黢的山峰,黑黢黢的树影。可云中湖一带,彩灯闪耀,好像天上的星光全部汇聚于此,照得路面亮晶晶,照得湖水明晃晃,也照得人们的声音格外动听。

湖畔,栏杆底下,镶嵌着大半圆密集的佛珠大小的圆灯,湖水拉出长长的乳白色灯影,好像融雪时,瓦檐下挂着晶莹剔透的凌冰条。那小半圈,栏杆中间缠着一根长长的又圆又瘦的深蓝色灯带,湖水漾出一段模糊的蓝影,好像一个沉寂多年的梦幻故事。

龙珠山庄坐落在云中湖中心的龙珠岛上,传说龙宫的龙子偷了龙王的龙珠到云中湖游玩,一不小心,龙珠掉入湖底,在湖中心形成了龙珠岛,所以,龙珠山庄飞檐上搁

着的灯,龙珠大小,一个挨着一个,金黄色,恰似一颗颗夜明珠,勾勒出山庄的辉煌。

湖边四周,酒肆林立,宾馆云集,飞檐上,门楼上,墙角上,尖塔上,电杆上,窗户里,院子里,到处是灯光,或圆或扁,或高或低,或黄或红,或静止,或流动,排山倒海,齐刷刷地扑面而来,眼花缭乱,应接不暇。

浓郁的灯光里,自然少不了捱三顶四的人。酒肆内外,座无虚席,店小二的吆喝,厨房里锅碗瓢盆的撞击,最是人间烟火味。

九宫山的夜,是烟火燎人间的夜,也是灯红酒绿醉人的夜。

十点半,还有女高音对着空旷寂寥的夜空,深情表白。子夜,行人依稀,小酒馆和水果店还没打烊,华灯也没打烊。

九宫山的夜,浓妆艳抹,绚烂多姿。

当峨眉月挂在天空,渐渐地,云中湖的灯熄了,东边出现了一片霞光。“咕咕”两声鸟叫,星星隐进淡蓝的天幕,几缕白云飘过月亮。

太阳出来了,光芒四射。打开瑞庆宫的大门,只见云中湖波光粼粼。

一大早,又有人散步,又有鸟歌唱。

## 煤油灯

木子青 (嘉鱼)

今天和姑姑一起回娘家帮爸爸打扫卫生,意外发现小时候用过的煤油灯。爸爸说这个灰尘不能擦掉,是一个时代的记忆。那时爸妈还年轻,很多亲人还在,我还是个流鼻涕的娃,没有那么多烦恼,最大的烦恼就是晚上不来电。

那时的电压不稳天天停电,一个月两块钱的电费,都得一毛一毛地攒。妈妈经常吩咐我去供销社打煤油买洋火。

爸爸把墨水瓶盖戳个小孔,灯捻子是用棉花和几根棉线搓在一起的,穿过细长铁管或用一支牙膏皮裹成筒隔热。灯嘴用自行车内胎的气嘴做的才是最好看的。最后在往墨水瓶里倒点煤油,一盏灯就做好了。

特别一到夏天,农村要灌溉,电的负荷加重。那个电灯就和碳花一样,微微的暗红,跳闸也是经常的事。我们就搬来小板凳,坐在门前的大树底下乘凉,数着天上的星星,听老人们讲着故事。远处的田野青蛙呱呱地叫着。有时我们也会把煤油灯用铁丝绑在竹竿上,到田里照泥鳅鳝鱼,要是有风还要用手挡着。整个村里都在欢呼的时刻就是来电了。大家还要齐齐喊一嗓子“来电咯”,然后跑去有电视机的人家门口,听人家有没有看电视。那时黑白电视放霍元甲,陈真,乌龙山剿匪记,西游记,心想要是自己是孙悟空就好了,拔出一根毫毛就能变出电来。

有时也会停一晚上的电,一家人到哪灯就拿到哪,煤油的香味伴着书香让人一下子就安静下来。想亮就得用针拔芯,也不能把灯放在有风的地方,妈妈老说灯线长了,多用了,要挨打。时间烧长了,火苗大了就烧坏了,有时候都烧漏下去了。盖子就被烫化了,不能再用了。有时候离得近了,头发被烧焦,吡吡响。如果加的油太满的话,灯芯吸的煤油过多,一吹能直接把连火焰带煤油一起吹撒到外面去。

记得有一次我炒菜不小心把煤油灯打倒在饭锅里,一家人都没有吃晚饭。等作业写好了,拿出一张纸在煤油灯上烤,把纸烤黑,等着一起写作业的弟弟睡着了,用那张黑纸抹得弟弟一脸黑灰,早上起床洗脸发现两个鼻孔都是黑黑的,这是我的恶作剧。我们就是这样伴着煤油灯度过童年的。面往住这个时候的妈妈还在灯下纳鞋底,补衣服。

当时有一篇课文上说,有了电,真方便,电的用处使不完。想想现在的我们是真的幸福,仿佛一切都发生在昨天。

那时奶奶总是说,我们什么时候熬到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日子就好过了。现在我们实现了奶奶的心愿。可是我们少了年少时的快乐。那时候很穷但很快乐,破旧的衣衫里包裹着一颗富足的心!他乡纵有当头月,不抵家乡一盏灯。昏黄的煤油灯陪伴了我们的童年的乡村生活,它点燃了记忆照亮了现实。好怀念那物质匮乏却充满童趣的岁月。

如今,家家户户都用上了电灯,再也不用去买煤油,再也不用点起煤油灯,在昏暗或摇曳的灯光下看书学习,妈妈也不用在煤油灯下纳着鞋底,做着家务,再也不用为节约一点煤油而计算点灯和熄灯的时间……如今,煤油灯已成为童年记忆的一部分,这记忆是苦涩的,也是温暖的。



## 药姑山仙境

朱红星 摄

## 梦里洞茶香

孙虹 (赤壁)

一日,一友人自北京回赤壁,到家中闲坐叙旧。我赶紧将平日舍不得喝的青砖茶奉上,望着滚烫热汤上面云雾缭绕,刘老师笑道:“高温天气,怎不弄点冰镇饮料待客?”

我还没说话,客人先尴尬了:“这个就很好!赤壁青砖茶名气大得很,我在北京就经常喝到。”

我却怂道:“不是说‘佳茗似佳人’吗?我朋友来了,自然要佳人来陪,但却不是你这个‘家人’哦!”

可不是吗?青砖茶本就是防暑降温的良品,夏日饮之能解热祛烦、静心安神。如今赤壁的各单位公司、酒楼餐厅以及家乡人家待客,哪里少得了青砖茶的?

赤壁自古便是茶乡,古镇羊楼洞更是欧亚万里茶道源头,是著名的“中国青砖茶之乡”,这里的茶便被称作“洞茶”。

记得,小时候年年跟着老师上山采春茶,心里默默记着“一芽一叶”的标准,细心采来,将摘取的绿叶嫩芽投入小篮子、布袋子,装满后交给老师,生怕老师嫌少嫌慢,直到老师点头肯定,才欢天喜地向同学宣告可以去玩耍了。于是,茶山上下便充满了我们追逐嬉闹的声音。且不说躲在茶树底下捉迷藏,也不用说在同学背后“突然袭击”将一把叶片撒在她头上还美其名曰“天女散花”,单单是从上歪跳到下歪,便可以让我们玩上半天。最有意思的是遇到小青蛇,一人惊呼后整个茶山的同学都丢下劳动任务全跑过来了,老师也不知从哪里飞过来,手里还有一把锄头,再寻那蛇时已不见了踪影。

我们一个个唉声叹气都好失望,因为那时正热播《新白娘子传奇》,我的贴画本上早贴满了赵雅芝陈美琪的剧照,现在小青蛇不翼而飞,让我们错过了一次和小青见面的机会!所以,我们竟也不害怕,反倒是一边采茶,一边渴望着遇见白娘子与小青。

其时,母亲的一个朋友在羊楼洞茶场

小学教书,她听母亲说我睡觉时头部爱出汗,便把在松峰山下万亩茶园采到的春茶请茶工杀青揉捻烘干之后送给我母亲。待到入夏时,母亲便将这茶叶与干薰衣草填入几个棉布小袋作为枕芯,外面再套上楠竹细丝枕套,让我睡觉时枕着,说是能减少头汗。我卧在这绿茶枕上,犹如睡在了春日的茶园花田中,茶香与花香萦绕在眉间肺腑,让我儿时的梦也变得格外香甜了。

长大后,也曾结交四方。不想在山西祁县乔家大院,见到了印有“羊楼洞”的墙图和地砖,记录了晋商与洞茶在茶马古道上的百年情缘和沧桑。后来在蒙古牧民家中,又见到了青砖茶的别样吃法,即将茶汤与羊牛奶混合,变成真正的“奶茶”,牧民每日必饮,以保肠胃舒畅。当时我曾暗想,赤壁怎么没有这种奶茶,这不比那些科技狠活造出来的所谓奶茶要好吗?

不过没想到,这两年赤壁青砖茶终于大脑开窍学会了与时俱进,一下子开发出了青砖茶系列奶茶、冰淇淋、面膜等上百种相关新品,充分迎合现代人的消费习惯。我已在赤壁好几家奶茶店喝到这种青砖茶奶茶了,杯身设计茶韵中国风,品之奶香浓郁,茶香清幽,不啻饮中精品。前几日在武汉水果湖,我还吃到了青砖茶冰凉粉,晶莹剔透的凉粉之上搭配了各色清凉水果,让这火热的江城平添了许多清爽惬意。

更绝的组合是“虾茶之恋”,赤壁青砖茶和潜江小龙虾居然神奇地装进了同一个礼品盒。佩服赤壁和潜江居然能有这样的奇思妙想。两市还联袂创作了同名小品,让“虾哥”和“茶妹”在舞台上来了一场浪漫的邂逅。想一想,人们一边吃着麻辣小龙虾一边喝着爽口青砖茶,鲜与香、火与水、红与青、动与静甚至热烈与宁静,都在这一刻取得了阴阳的平衡和统一,获得了身心的和谐与交融,而“虾哥”“茶妹”也终于在此时修成了正果,双向奔赴,臻于圆满。

从前要喝青砖茶可有麻烦,要用专门的开茶刀从砖侧撬茶。现在方便了,不

仅有袋泡茶,还有“巧克力”版,用手轻轻一掰便可取下一小块,冲泡省时省力。忆起刘汉俊笔下对着大块青砖茶一顿刀劈斧砍却无能为力的情景,不禁莞尔。

在家喝茶一定会用盖碗。盖碗又叫“三才碗”,底托为地居下,茶碗为人居中,碗盖为天居上,是为“天地人”三才。人居于天地之间沟通阴阳,正应如洞茶,醇厚凝重,中庸不倚,德馨隽永,香远益清。

我喝茶则随心所欲,全无规矩讲究。在办公室常常是“牛饮”,只为清心明目提高工作效率。在家平日却不喝茶,只在周末闲暇时爱捧一小杯洞茶香茗仁立于窗前,或赏春花秋月,或听风吟雨诉,或思接千载神游物外,幽香洗涤红尘俗事,甘甜洞明人世百态,常觉“疏香有余味,鹤心通杳冥”,颇具一番超然的洒脱自在。

这洞茶,是毕淑敏笔下的“晴天霹雳,地动山摇”,是欧阳明笔下的“一喝,春天就开花;一喝,秋天就喜悦”,是饶庆年笔下山雀子唤醒的江南那一抹雨烟,更是冯晓光笔下“世界的一杯茶”。

喝着这杯茶,总会让人想起春天,想到美好。想起桂子山音乐节,在华师的美丽校园里,在高大的梧桐树下和万莉老师的一次相遇。她明亮清澈的双眸,犹似滋润洞茶的山泉。她演唱的《羊楼洞,青砖茶》早已脍炙人口,深入人心。而赤壁姑娘聂静,又衣袂飘飘将这首歌唱上了央视舞台,还在琴声悠扬中娓娓道来,把青砖茶介绍给了全国观众。

诚如钱文忠教授所言,赤壁不仅有“三国”,更有“羊楼洞”。而羊楼洞也不仅有青石板古街雨巷,有老宅天井油纸伞,更有松峰山上观音泉边的青砖茶。

“一生最爱清平日,做个羊楼洞里人。”喝茶时最喜读成君忆的这两句诗,总令人齿颊生香。这是我的梦,也是赤壁所有爱茶人的梦。梦里洞茶幽香氤氲弥漫,从唐宋飘到未来,从赤壁飘到塞外,香遍了整个中国,香遍了天下。



## 我想给你写首诗

李卫平 (通城)

除非不得已,我不会写一首诗  
可现在夏日炎炎  
推开窗户,就能看见你立在诗中央

不远处的山坡上  
两头吃草的羊,有时竞相角力  
有时又相互依偎  
私语嗚嗚,这是幸福的表现

你能想像,此刻  
我平静的心略带忧伤  
而季节不再沉沦  
一线阳光已穿透了大地的心脏

由彼及己,我知道  
爱恨情仇在千回百转间  
早已穿透了尘世的冷暖  
不过,那都是多年以前的事了  
如果还有可能,我敢向你保证  
在下一个春天来临之前  
亲,我决不再让爱流离失所

## 望

曹荷香 (通山)

尽管,封闭的身体使劲长出了小草  
嫩叶与花朵  
眼睛不拒绝一切明亮的事物  
但,心灵深处  
铺着一层层皑白雪

壁上的挂钟,滴滴答答  
每走一步  
都似在拼命对我敲打  
望着它  
我突然感到一阵疼痛  
并聆听到头顶  
响起了一声声惊雷

## 忆父亲

绘云 (咸安)

父亲高大英俊,面目清秀,与母亲的美丽善良有得一配。

外公和爷爷是同学,两人将儿女指腹为婚后不久,爷爷意外去世,中医世家家道中落,以种田为生。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句话成就了父母的人生。

父亲很早便离我而去,但父爱如山,永存于心了。从中略取几块记忆碎片,以暖晨昏。父亲因为英姿敏捷,枪法准,曾在张体学身边侍从。后担心老母一人在家,便不辞而回侍母身边。

知道后,年幼的我便找父亲要枪,点子多的父亲摸着脑门,硬是用木头加工了好几天,给我做了一把神气活现的小手枪,年幼的我,傲娇得见人叭叭了好久。

天黑了,母亲还未回家,大概二三岁的样子,父亲将我洗好放在床上,一边哄着说,么宝不哭,我们烫好大韭菜饼吃。床的氛围勾起我的孤独,我无端地大哭起来。

父亲麻利地将我抱起来,锁上门,将我扛在肩上,顶着明亮的月光,往外婆家大步流星而去,爷俩开心的像要放飞,父亲双手向上拉起我的一双小手,开飞机一般奔跑着,欢笑着,整轮月光融化在我与父亲独有的天伦之乐里。

父亲为了止住么女儿的眼泪,说么宝不哭,爸打野鹿来吃,果然,不到半日功夫,父亲背着猎枪回来,野鹿野猪装了一大木盆。父亲捕猎嗅觉装一无二,但他非常大方,只要跟从者皆有份,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只要人家没伤害到他女儿,人家说什么都一笑而过。在母亲面前也从不还嘴,连我对他无理取闹都是很无奈地笑着而已。

曾经有个婆姨碎嘴骂了我们,父亲不声不响抓起她男人衣服,说你如果是男人就止住她嘴,不然我就将你丢塘堰里去。男人吓得跑回家,骂住了自己的堂客。父亲在军队呆过,腿脚功夫人家跟不上,但他从不以这自居,而是自谦地隐藏着。

春节前,父亲把我背到供销社,扯了几尺浅桃红花布,在裁缝处做了件外套,爷俩的欢乐,仿佛是整个世界最大的乐事儿。回来姐姐见状,哼的一声叭到床上了。父亲自知理亏,不声不响又去买了同样浅兰色花布匹,过年姐妹牵着手,穿着父亲买的新衣,在炮竹和腊香里跳得格外欢腾。

父亲因胃病做了手术。从医院回来,他更瘦了,皮肤雪白没有血色。他蹲下来,向我讨好地伸开双手拥抱,然而贪玩的我并不懂得这是最后的拥抱,一扭头哼着跑开了。

医生嘱咐抛脑后,稍一好,父亲乘母亲不知,就挽起裤腿,抓了许多鱼,和辣椒一起煎炸,那小鱼儿又香又甜,爷俩吃着最后的盛宴,吃完他就胃痛复发,几天后就去世了。

父亲和母亲一样,用爱滋养了我的生命。他的善良隐忍,他的高大乐观,他的随意不羁又同时铸就了他的宿命。